

大同府志卷之二十六

大同府知府吳輔宏纂輯

藝文一

晉肇虞始輯詩賦以下各為條貫彙成一書厥後文集
總鈔作者繼軌經籍藝文志錄之備矣郡縣志載藝文
非總集類也義緣地起將以察政治覽士風故不厭博
取焉志藝文

疏文

明謝予告疏

王家屏

素為濳陳謝悃事竊念臣居平戶素碌碌無所短長臨事

周章期期罔克將順犯顏逆耳數千不測之威藏疾納汗
特荷兼容之度驚魂稍定宿疾殷纏尊臥將及於五旬疏
詞殆窮於累牘苦下情之難達幸天意之終從麋鹿山林
既遂歸田之願駢駢道路更叨乘傳之榮去住曾何繫於
重輕生成茲已全於終始臣不勝感激纏戀之至

訓練疏

方逢時

臣聞訓練者治兵之良法也不可一日忘所事事而使廢
弛以滋弊也臣請推本言之國初三鎮之兵隸之衛所統
以行都司都司之官卽主帥也衛所之官卽偏裨也惟有
重大征討則特令大將掛印總兵而行事寧則將歸京師

兵還衛所將無專擅兵無久勞法莫善焉洪永以後烽烟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衛所精銳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此兵法之初變所由以始弱也歷年既久大將或不得其人訓練無法紀律舛謬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徒存部曲虛耗間有健將急治目前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爲家丁扼敵衝鋒幸功道罪原抽衛所之兵徒備擺守供奔走各爲營軍鮮堪戰陣此兵法之再變所由以遂弱也今建白之臣未究其原而建爲合營操練之舉臣愚以爲此正奇

參守之兵又將變而士卒將益弱矣夫合營可暫而不可
久可施之於新集召募之衆未可施之於封疆鎮守之兵且
非能盡一鎮而合之也蓋正兵馬步幾五千餘奇兵馬步
幾四十餘參遊馬步各三千餘正奇三鎮各一參將則大
同卷宣府七山西六遊擊則大同四宣府三山西三鎮
而外西起偏老中紆雲谷北極獨石東連薊鎮延袤幾三
千餘里各營之兵畫地分守遠近不同有四五百里者有
二三百里者近者亦六七十里每遇合營除存留防守之
外亦惟抽取壯健千百餘人操弓矢赴期會聽號令受約
束而已况百里合營數往數返人痛馬瘠飲食安宿靡所

資託將無久駐之志士有速散之心所合之兵雖以勇壯
自居所畱之衆卽以怯懦自委勞逸形殊榮辱情異如是
而望士馬之精強非臣所能知也爲今之計衛所之制不
可復矣正奇參遊法制俱存可以有爲惟在加之意耳夫
一營之士不能皆盡強亦不皆盡弱也分配得宜教習有
方部伍既定紀律不紊其心旣一其力自齊不必他有更
張而勇氣可振臣愚以爲營不必合也惟當慎擇正副參
遊之官授以專責各將本營之卒不論軍卒家丁通行較
其勇怯老弱疾病悉行汰革逃亡空缺悉行選補量才器
使弓矢戈戟劍楯火砲挺刃因能而授擇其善者爲之師

大周府志 卷之三
三
以教之日省而月試將領之賢能者則久其任雖至十年可也崇其秩雖至督帥可也如是則將有定志士有定伍器有定習而軍威可振矣其稽察試驗則屬之守巡兵備就近舉行總督撫鎮之臣於春秋之隙間調通閱以耀武揚威視成而行賞罰如此則訓練舉矣

國朝 請免衛所屯田起科疏畧

佟養量

看得雲鎮地處極邊山高風猛種遲霜早南府桃李開謝北地萌芽纔生則天時不若也腹裏肥膏每畝收糧二三石所謂寸金寸土雲屬土壤沙磧每畝地價不過二三錢遇雨暘時若之際收四斗者便稱有年則地利不若也况

值逆闖變後繼以水旱不時復值姜匪兵戈擾攘人民顛沛不惟當事者確知 諸王公大人所親歷而目覩者若再與腹裏州縣同科竊恐亦多而並廢其少取盈而反致其虧夫有人斯有財損下卽所以益上也伏乞

勅部議覆

釐正恒山祀典疏

粘本盛

題爲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恭請

睿鑒釐正以光盛治以慰人心事其一北嶽之祀典當議禮

記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隨

郊祀地壇見嶽鎮海瀆皆於方澤配祭正與禮記相符書

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諺謂恒山也攷一統志大問府渾源
州有恒山水經曰恒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誠域中
奧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正定曲陽縣謬爲神奇遂
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山表自唐虞允爲北方重鎮是稱北
嶽乃歷代建祀駕書飛石實爲荒唐不經載考石誓以渾
源不入版圖遂無從釐正迄宋亦未混一仍祀曲陽亦因
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四
嶽爲正北曲陽稍在其東

國家建都於燕曲陽在

神京之南渾源在

神京之北爲

國家屏藩且其洞嚴聳遠信神靈之所窟宅視國庇民莫大於此旣稱北嶽而禋祀弗及允爲缺典况我

朝統一疆宇版圖益越前代不祀渾源而祀曲陽似爲未協伏乞

睿鑒勅部酌議釐正以崇昭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賴焉

請改大同鄉試分中之例疏

汪灝

竊惟晉省鄉試例中舉人五十三名向因大同一府地近邊隅讀書人少另編同字號於五十三名之內額申二名此亦愛惜邊士不忍使之脫榜至意也臣去秋歲試大同

府屬據舉貢衿監呈稱

皇上深仁厚澤加意作人鄉額屢經增益山西別府均得多

售獨大同仍限兩名不得均霑普惠請除分中之例與通

省文卷一體較取臣以首試大同其太原等府尚未遍歷

人文未辨高下不敢遽題今五府三州俱經考較且邊

出久沐

皇上激澤鼓勵日新大同人文果勝於前茲臣科試復據舉

人沈聖等公懇並大同府知府葉九思詳查前來臣謹援

福建總督郭世隆請臺灣撤去另號通省均中一疏前經

部覆奉

身依議之例會同音撫臣噶合詞具題應否將大同舊編同
字號照臺灣例撤去並不限中名數總於四府三州內一
體編號聽中多寡使其爭自濯磨以宏作養臣不敢擅專
伏候

勅部議覆施行

論

國朝
興紡織論

周凌曇

惟耕與織王政之大端誠以生民所求遂者莫如飽煖所
冀免者無如饑寒故曰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弗織或
授之寒夫饑寒自不耕不織者貽之而飽煖自耕織者獲

之夫復何疑所以市糶王始化累洽之鄉男耕女織習而安焉十室九盈良有以也獨雲朔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織天寒地冷不能樹桑養蠶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則惑之甚且雲地瘠薄耕之所獲卽逢年不過三五分每布值需穀五六斗甚至八九斗一石不等以二三畝之所獲僅供一布之費數口之家需布若干用需若干竭終歲勤動而不能抵償布債者所在皆是況山林川澤之利一無所有賦稅取足於耕賓客取足於耕婚喪取足於耕一家之中衆人坐享百事耗費一夫胼胝爲力幾何焉得不做因而娶一婦曰苦生一女曰累夫婦女亦何苦累之有

有婦女而不任之以事，則其苦累矣。問婦女何事，曰紡。卽其事織。卽其事予妻素善紡，欲割其事以爲倡。奈多病兼有日疾，致徒抱虛願者數年。今歲幸稍蘇，先令婦女學紡。工旣成，爰訪寄居祁縣人侯姓者，其婦能織，又得文水縣作籠器岳姓者，復爲指示予。參二縣之成法，備作器具。而其事竟成。計其費花二勛，值布之少半，而織成之布長四丈五尺，廣一尺五寸，較市布更不同。噫，人果精熟此藝，世守勿失，勤則可以輸國課，可以供賓客，可以濟婚喪，情亦可以備數口衣服之需。將見向之苦累者，今且爲輔爲助焉。或曰：此地無花，外來者粗惡不堪，奈何？曰：精細者不來。

但因紡織不興耳若紡織者多當必有貿遷而至者請勿
憂或又曰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子舍
遠大而務紡織之近小毋乃用其心於不必用之地乎曰
君子爲天下謀飽煖未嘗不爲一已免饑寒今以紡織爲
務亦君子求諸已之一事也且雲朔之地非近小也設人
皆不諺子言百唱千和變寒谷爲春臺與齊魯晉衛諸鄉
共慶豐盈不數年間事耳又豈止一身一家之計哉是所
急望於同志者時康熙庚子書

議

國朝

礦害議

宋起鳳

明神宗晚年主權稅開採之議遣中使四出靈邑其一也
故老身經是役者至今能詳述之方使至平昔一二無賴
礦徒偷竊遺砂未厭所欲利公家名目相率投中涓所號
曰爐頭招集四方逃亡惡少人各領一隊屬其指使凡度
地脉辨土色舉火鑿石淘沙汰鉛運煤發粟諸事悉以聽
計一日力公家額給工資爲爐頭中涓內外人役朋扣差
半在山洞力役者終歲腰斤鎚鑿首戴火炬足踏流泉不
知天日陰晴寒燥其人竟同羅刹鬼蜮惟日給食米黃蘗
充腹而已並半扣工資杳然不聞此害在工作之民窮遠
難告有如此其逼近城鄉者私計邑中素封之家幾戶陰

受中使票僉應役一切易煤粟市鉛礮發脚力匠作諸器
用咸取責焉始則陽付諸項價銀誘其承領辦置繼而日
取給不復吐一人之力有限於是更相牽引數人而供一
役數家而理一事辦米食貨減值勒償驢畜牛馬計口分
派鄉村夜不貼席山莊日事推求農荒婦嘆漸次逃徙城
鄉之苦於告而無聞者與深山下里同更有奸民通賊構
訟自度難免於法陰結爐頭冒稱工人役曠歲不至邑
庭數與長吏抗里胥或催呼迫切則糾礦徒毆斃窮谷中
莫敢問卽有訴於令不旋踵中涓以片紙奪去故窮民死
於溝壑而奸人肆其凶焰道路咨嗟相視以目流毒甚可

勝言卽以其利較之初年礦役興每砂一礮煉銀二三錢
不等除爐火工料外日輸公家銀約二錢而傾錠裝鞘撥
夫交帑之費不與焉歲計輸納有益以爲開採係自然之
利不擾民不病國公私交便策無善於此者由是礦役日
盛靈邑彈丸首見被敗昔之所謂匠作諸人鄉村頭畜漸
驅而逃人力不支地脉盡洩丸山中礦道紆回數十里非
頑石不可攻卽水泉澎發動深尺許人裸行穴間日夜鎚
挖不休所出礦砂及入礮煨煉後僅得錢餘會計工費反
倍之歲額坐困向之爐頭諸惡少又共出詐術慫恿中使
謂爐利減少公家役使頭緒繁多之故莫若擇土著富厚